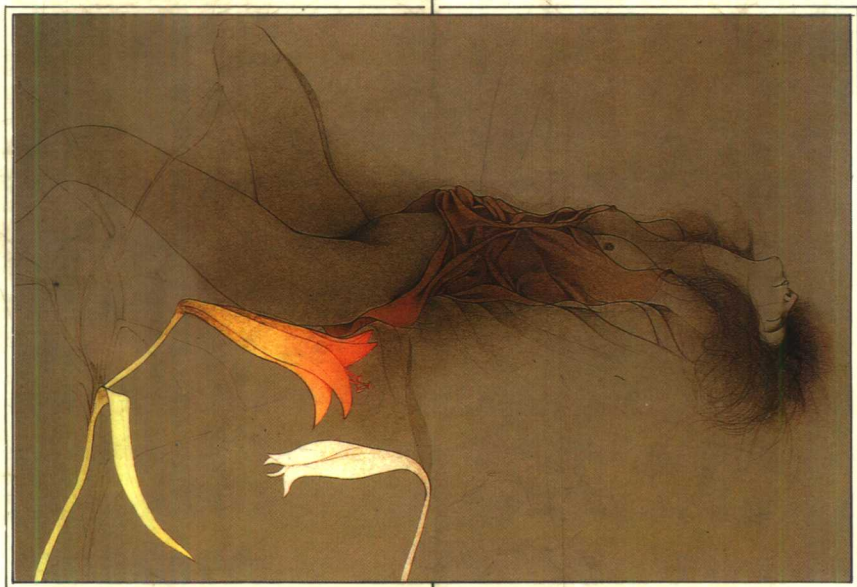


洪小喬系列 2

色
獄

色

●洪小喬



獄

她們總是充滿心機和慾望，或情慾很深的人，
帶著十分詭異的玄機在操縱著整個故事的命門。

I24

H 4

方
智

色獄

洪小喬著



方 智 出 版 社

◎ 洪小喬 1989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色 獄

定價 120 元

作者——洪小喬

校對——洪小喬、吳玉慧、陳香妃

發行人——向美蓉

出版者——方智出版公司

社長——曹又方

地址——北市信義路四段339號4樓

電話——七〇六一九六八

郵撥帳號——一三六三三〇八一——方智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——顯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——永裕印刷廠

登記證——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4361號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初版

ISBN 957-9685-14-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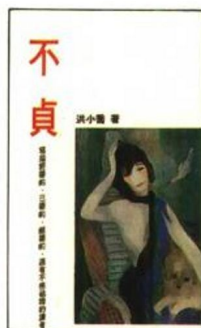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

● 洪小喬，曾是著名民謠歌者、作曲家及電視節目主持人。
作品有《寧爲女人》、《費連姑姑的情人》、《惡意的纏綿》、
《親仇》、《我租了一個女人》、《不貞》等多種。



洪小喬系列



①不貞

定價120元

一段在壓迫下成形的婚姻，造出了悲劇的溫床，滋生仇恨、鬭爭、及糾葛不清的痛苦。

封面設計 ● 謝淑華
封面印刷 ● 沈氏藝術印刷公司

1.

宋靜怡想到要和那個早就嫁給別人的母親見面，心裏頭就有一份淡淡的悵悶，自然地，眉心就蹙在一起了。

並不是她有什麼厭惡或怨懟，只是，那種見面的氣氛……唉！怎麼說呢？不但不能順氣，還包含着些許歉意。

母親，她一直是別人懷抱裏的女人，別人的愛人，一個很陌生的女人；好像和她、和她父親都沒有什麼親密關係似的。

想自己小小八歲不到的年紀，母親就狠得了心，把剛生下才幾個月的弟弟，丟到她手裏，然後說：

「小怡，媽要走了，弟弟交給妳。」

小怡兩手沉重地接過弟弟，還楞在那兒，張結著嘴，疑惑地望著母親時，母親却

已經轉過身去，手上提了一個小包袱，再也沒有回頭地走了。

母親一定是跟那個爸爸不在就來的叔叔一齊走的，一定是的。小怡看過那個叔叔捧著媽媽的臉不斷地親吻；還有，媽媽墊起腳尖抱著他的腰。

「爸爸，那個叔叔還把媽媽的衣服都脫掉，奶奶都露出來了……」小怡把在房門口看到的事，就這樣一五一十的，告訴了下班回來的爸爸。

「那個叔叔？」爸爸問。

「就是那個天天來的叔叔呀！」

「天天來？」

「對呀！爸爸去上班，他就來了！」

「哦？」爸爸沈吟了。

「他睡在爸爸你的床上喔！他每次都欺負媽媽，把媽媽壓在床上，媽媽用手打他，也用腳，叫他喊他，他都不放喔！」

宋能聽了這番話，胸口鬱著了，心頭却是爆開，痛得像是碎片軋在肺裏般不能

換氣……這種事，居然是從自己的女兒口裏講出來的……！！

那個晚上，宋能把他天性最殘暴的一面發作了。

小怡看著母親全身被剝得光溜溜的，從浴室一直打到客廳，父親用他身上的那條皮帶，狠命地抽，一鞭一痕，一下子功夫，媽媽身上白白細細的肉，都綻開了血花，……後來就變成一大片的……紫紫紅紅的，滿身的淤傷和小血塊……

母親用手摀住頭，淒聲地慘叫著……

「把手拿開，就是這張下賤淫蕩的臉，妳還要勾引多少男人跟妳上床，妳才滿意？我打碎妳這張自以為漂亮的臉，看妳以後還能搞出什麼花樣來……」

宋能一面打，一面罵，但是，一面就手軟了起來，想那個時候，自己家裏也有妻小的……是他自己愛上朱宜娟的，他也曾經不顧一切地……

宋能大他太太宜娟，足足二十好幾。

那個時候，在上海，每天下午在百樂門舞廳裏泡的宋家大少爺。

宜娟是個剛下海貨腰的小女孩，正值十七，看那臉蛋，純潔得像天使，大大烏黑明亮的一雙媚眼，水汪汪地靜靜地盯著人家看，把人看得都要悶騷起來呢！

那兩道又長又整齊的眉，輕輕地往上一揚，完全沒有修飾的一張淨臉，只點了一些口紅，幼嫩的皮膚，光潔出水。

宋能都要四十了，也不是沒玩過女人，他的心，偏偏給看似溫文嫺雅的臉給鎮住了。

他那裏知道，朱朱（朱宜娟當時的藝名）在來上海打混以前，十五歲，在家鄉的小酒館裏，是個有名的混太妹，不愛唸書，憑著那張漂亮的臉蛋，和那早熟誘人的身材，早就不是家裏的黃花閨女了；男人爲她打架，爭風吃醋地拿刀子殺人……鬥得附近好幾家酒館，常常起糾紛。

她從一家酒館混過一家，這兒待，那兒走，最後終於惹上了徐娘半百的老闆娘那個全身紋身的併頭，這才給人家趕出了小鎮，一個人捲起鋪蓋，到上海來了。

「走走走，妳這張臉雖然好做生意，就是太惹事生非了，我這小廟，實在也容不了妳這大菩薩，今天妳騷了我家夥計的毛，我就不能饒妳，諒妳年紀還小，給妳兩個巴掌教訓教訓就算了。這裏幾個錢，妳拿去，自己到別地方去討生活去，不要說我這個老闆娘沒有度量，不准妳惹我男人；依我看，妳這種貨色，還是到大地方去，也許還有個好出頭，去吧！不要在這種小地方弄天弄地，今後也不要再回來了！」

朱朱來到上海，頭一個想到的，就是上舞廳找日子，那地方，也頂成就她的。

那舞大班第一眼見了她就說：

「憑妳這身本錢，只要肯乖乖聽我的話，照我的安排，不出兩個月，包妳可以變成全上海最紅的舞女，讓那些有錢的老爺少爺，捧著錢，堆到妳面前來孝敬。」

這還錯得了？

這小朱朱兒，也很能造勢地；把自己稚氣的青春加入一些風塵的媚藥，晃晃蕩蕩地就把這小小的舞池天國騷動了起來。

宋能是所有「昌」字號的大頭家，三十歲就接掌他父親留下來的產業。每天下午後小睡片刻，就會來舞池裏泡一泡。家裏的已經連生了四個女兒了，他娘幾年前，就一直在外面替他留意著看有什麼好人家的姑娘，準備給他做小，好添幾口壯丁。

他眼界高，雖然也跟幾個女的相好過，只是打心眼兒裏，也不怎麼中意，所以這添丁生男的事，就這麼一直耽擱著……

宋能看見朱朱，也沒說什麼特別的，第一天就賞了一萬塊，第二天也是一樣，把一旁的小姐都給傻了眼；這一萬塊一天，她們可要跳上好幾個月呢！！

一連五天，就送了五萬，什麼事也沒有做，只請了吃宵夜，就送回家了。但是誰也瞧得出來，宋能看朱朱的眼神，那是恨不得一口吃掉，一下子剝光她身子的樣子的。

那一天，舞大班就來到了朱朱床上說話了。

「我說朱兒啊！我看這會兒是留不住妳了！」

「宋大爺可是要定妳了，自己放聰明點也好！這些錢好好地存起來盤算盤算，買

些金子也好，買幢房子也好；我雖然捨不得妳走，但是，勸妳嫁給宋大爺做小的從良去，也算是給我自己積些陰德，能有這樣的好歸宿，也是妳的福氣哩！」

不用說了，這舞大班能天地良心地說出這樣的說來，準是嘴裏頭給鈔票塞滿了的。

「是他叫妳來說的？」朱朱躺在床上，濃濃的一頭髮，蓬蓬亂亂地散落在白色的綉花枕頭上，煞是好看。

「哎喲！我說朱兒，我的小心肝寶貝喔！不要說是男人，連我這個女人看了妳躺在這兒，那個小妖精、小妖婦的模樣，魂都給勾去了三分，惹都惹死了……」

朱朱的表情，有些時候蠻帶邪氣的；尤其當她作出類似微笑的神態時，真讓人無法猜透她的心，似乎隱藏著什麼神奇的歡愉，但是却又有些不理不睬；那種不屑的樣子，又略顯幾分憂悵寡歡。

她看似純情，又似乎有些玩弄感情的慧黠，眼珠子在轉動的時候，更叫男人弄不清楚是喜是嘆！

唉！就是這致命的表情，叫宋能，宋大爺這顆自視頗高的心性，有些難以割捨，他迷惑於她這種似神似魔的女性嬌態裏，不能自己……

不久，宋能就在上海的××路上給她買下了一幢小小的洋房公館，一個人著著實實地佔牢了她。

也不是宋能不想把她娶進門，而是老太太不答應。

「這樣的出生，這樣的教養，怎能夠進我們宋家的大門呢？」老太太抽著水煙，吐了一口，又說：

「等吧！等她肚皮爭氣一點，如果真有宜男之相，給我們宋家傳把香火，先生下個壯丁來，我就風風光光地把她迎進門……」

宋靜怡坐在咖啡廳的一個角落裏，想起了父親在世的時候，偶爾心情好，也會跟她談起母親的一些事情……抬頭一看，她母親已經笑盈盈地來到眼前了。

朱宜娟，五十幾歲人了，還是那樣，打扮得很仔細，也很動人，臉上搽的，手上戴的，脖子上掛的，腳上的，身上的，手臂上的，玲玲瑯瑯，一樣不缺，熱鬧得很。

「找我什麼事嗎？」靜怡從來不曾仔細地看過她的母親，她總是把眼皮垂下來說話，一直都是這樣。

朱宜娟給女兒這一問，好像一下子從不怎麼在乎的表情中錯愕過來，她收起了笑容，把位子坐定，清了一下喉嚨，說：

「我好久沒看到妳了。」

「哦！」靜怡無可置否，又問：

「妳喝什麼？」

「橘子水好了，咖啡喝不來的。」她母親說。

「妳現在一個人住啊！」又問。

「是啊！」靜怡回答。

「妳弟弟呢？」朱宜娟問起了那個她從不曾照顧的兒子。倒也看不出她心中有什

麼虧欠的樣子。很自在的。

「偶爾會來一下。」

「我看妳最近很忙是不是？這戲裏，妳演得真不壞嘛，我許多朋友都對我說……」朱宜娟表情很愉快地想和女兒談談她在電視裏的事……

「好了，好了，這有什麼好談的？我沒時間跟妳扯這些。」

「……」弄得朱宜娟只好拿起桌子上的橘子水猛喝一大口，想了想又無聊地說：

「妳記不記得潘守全？就是以前……」

「妳提他幹什麼！！」靜怡的聲音忽然間發狠，把她母親嚇了一跳。

「他還沒死呀！妳提他幹什麼？」

「那天在路上，不知怎麼遇上了，他還認得出我……」

「他幹什麼？這個無恥的……無恥的東西，妳不會裝著不認識他？」靜怡的表情

好兇。

「我也不知道啊！就……」朱宜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「妳沒把他轟走，還跟他說什麼話!!」

她母親這才注意到女兒的神情，怎麼變得那麼煩躁、暴跳？好像隨時隨地都要迸出什麼可怕的字眼來罵人的樣子。

「他怎麼還不死？這個死老鬼，早就可以去死了!!」

「妳就是來告訴我這件事的？好了，我沒時間，我要走了。」靜怡迅速地不耐煩地站起來，很快地走去櫃台付帳，她似乎是故意的、頭也不回地離去，就像她母親當年對她那樣，再也沒回頭看一眼那個兀自坐在那兒，茫然地望著她背影的母親。

朱宜娟有些悵然，她原本還有些興高采烈歡喜的情緒，這下子凝結在半空中，不知道要怎麼把它散化開，只好自嘲地對自己尷尬地笑一笑，把杯子裏的橘子水喝完，又坐了一會兒，才起身離去。

2.

靜怡回到電視台的時候，戲剛要開始排演，這是最後的一場戲了，等這部連續劇殺青，她預備接下南部巡迴的幾場秀，賺一點錢，把房子的尾款付清，讓自己輕鬆一下。

最叫人覺得開心而踏實的，倒是後頭的那部戲，這次是排在黃金的八點檔哩！

說真的，靜怡除了沒有她母親那股騷勁以外，其餘的，倒也酷似她母親朱宜娟。她有一種女人味兒，摻加一些稚嫩的小女生的嬌氣。笑起來，上面一排牙齒有些暴，說話的聲音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弄得有些散了氣一樣，纖纖弱弱地，聽起來很柔和。（當然，在暴怒的時候，那又完全走樣了！！）

有時候，她還把雙手往自己胸口一放，輕輕地皺一皺那兩道眉——又寬又濃，跟